

香港以糧為本「自然」識覺： 與Tim Ingold對話都市人類學¹

何浩慈

國立政治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

自然於各語言中皆有多重意涵，本研究脈絡中，該詞彙亦不斷歷經詮釋、推翻、重新定義。本文以Tim Ingold現象學式分析為橋樑，檢視都市情境如何形塑居民對自然之感知、想像，而自然識覺又如何影響環境治理及農糧系統變革。環境人類學將生態系統、地景等古典民族誌中視為佈景之範疇移向前台，發現以鄉村、都市二元對立框架探討人類社會與非人世界關係，存在許多限制。農耕活動以可食地景、園藝療癒模式進入都市日常，已成為全球風行之「永續發展」要件。此現象亦急遽、高密度再現於香港。本文將呈現環境人類學、都市人類學、空間、地方、地景、農業、糧食政治、飲食文化等看似各自發散之理論範疇如何相互關聯，並缺一不可地共同撐起對於都市自然識覺之分析、理解。

本研究回應Ingold針對「永續性」之批判：充滿對「原始」大自然之鄉愁、嚮想。本文刻劃之香港「農業主義」與農業運動看似落入此窠臼，然而，相較於打造純粹、自然生活環境，位於城市中之家園何以存續、如何就地安居樂業，方為目標。耕種、居住、走讀、食用親手栽種之農作物等活動，組成強調草根、手作、身體感、健康飲食之生活實驗。經由感官體驗、

投稿日期：2021年2月17日 接受出刊日期：2022年10月7日

- 1 本文民族誌資料仰賴對筆者田野工作伸出援手之香港農業運動實踐者們，特此致謝。部分初稿曾發表於「2020年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年會」，感謝評論人林益仁教授、論壇主持人李威宜副教授、及與會成員之寶貴意見，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具體且細緻之提問，皆助益良多，惟文責由筆者自負，特此聲明。另，本文部分民族誌材料改寫自筆者未出版之英文學位論文。學位論文資訊（亦列於文末參考書目）：Ho, Hao-Tzu 2019 (July). *Cosmopolitan Food Localism: Emergence of Global Local Food Movement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Durham University. Unpublished.

知識交換、身體實踐、生命經驗識讀自然，並融入大地元素組成之物質世界。人與自然關係被重新塑造與重複述說，撐出城市中異質空間，生產呈現世代差異、卻具全球共時性之環境倫理。由此，自然識覺不再是抽象、浪漫修辭，在地糧食系統也不只關乎區辨、抵抗，反而再製了「身土不二」之親密狀態。

關鍵詞：環境人類學，都市人類學，Tim Ingold，自然，香港

一、起點：（反）烏托邦敘事

我們都是平等的，是一起向大自然學習的同學，沒有人是老師；泥土、風、樹、植物、昆蟲、天上的星星才是我們的老師。

—香港新界S農場一位年輕農夫（原話為廣東話）

自然一詞於各語言中皆有多重意涵，並非直觀、不證自明、普世皆然概念。本文以特殊字體標示，強調自然於本研究脈絡中迴環往復，不斷歷經詮釋、推翻、重新定義。人與「非人」（non-human）或「大於人」（more-than-human）世界之關係在歷史長河中不斷流轉，從環境決定論、看天吃飯，到科學、科技造就人定勝天信念，生態浩劫、環境危機又促使人類社會重新思索兩者互動，認知自然並非僅作為人類生計資源，亦非需被保護或等待發現之客體。由此檢視文化—自然二元對立觀，²試圖增加環境變遷時人類社會之適應力（resilience），尋求和解與跨界共生。環境人類學採取突破物種邊界之涵融視角，將生態系統、環境地景等早期被置於民族誌佈景之範疇移向前台，爬梳人類社會發展迄今前因後果，並探詢未來走向。本文將結合環境人類學與人類學都市研究，以Tim Ingold現象學式民族誌分析為橋樑，檢視都市生活情境如何塑造對自然之感知、想像，而此自然識覺又如何框架環境治理範式及農糧系統變革。

自然曾被視為外在於人類社會存在、與「文化」無涉之物質世界。如Latour（1993）描述，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人類社會將自然從社會網絡中「淨化」出來，認為脫離自然方能擁抱文明。但現今學界普遍認為，自然與文化並非互相獨立、互不相干範疇；自然與社會關係、文化邏輯、政治意識形態不可分割，甚至為人們理解過去與現在、想像未來之基礎（例：Beck 1992；Campbell 2005；Ingold 2000；Latour 1993；Strathern 1980）。持續創新的人與自然互動方式，引發了人如何自處於世、人類社會對非人範疇有

2 「文化」同樣為涵義、詮釋多元的複雜概念，但針對其之思辨非本文討論範疇，為免失焦，不在此贅述。

何意義之論辯。世界成為人們與自然共處的競技場，從本體論、知識論、日常實踐上，摸索Anna Tsing (2017) 所言「活著的技藝」(arts of living)。

「人類世」(Anthropocene) 是目前對此現象最簡潔也廣為人知之描述(可參考 Hastrup 2014)，2000年由Eugene Stormer、Paul Crutzen兩位生物、化學、大氣科學領域學者提出，以地質年代語彙，譬喻人類已成為氣候、地景、海洋、生態變動過程難以忽略的要角。

回應「人類世」已成為當代生活無可避免之情境，近年「多物種」(multi-species) 民族誌典範(例：Kirksey and Helmreich 2010；Kohn 2007、Raffles 2010、Tsing 2015、Tsai et al. 2016) 認為，現有人類學觀點具「人類本位」傾向，然而，人類社會中之行動者不只「人」單個物種，故強調將研究視野擴及動物、植物、昆蟲、蕈類、微生物、岩石及地景等「非人類」範疇。透過微觀筆觸描述多物種互動網絡，思考政治、經濟、文化力量如何穿梭、鑄造有機體之生命形態，又如何型塑都市、科技、資本主義濾鏡下之現代社會樣態。此本體論、知識論轉向，甚至進一步詰問「人類」相對「非人」之分類邏輯。³

英國人類學者Tim Ingold對於人與大於人世界互動、互為主體之觀察與分析有獨到貢獻。本文由空間、地方、地景研究文獻出發，以香港都市民族誌為經驗資料，對話Ingold環境「能供性」(affordance)、「棲居視角」(dwelling perspective) 論點、及其對當代「永續性」(sustainability) 論述之批判。本文與多物種民族誌範式呼應，同樣承接現象學取徑，聚焦感官、知覺之描述，但重新嘗試由人類視角出發，觀察跨物種互動如何被感知、想像，旨在說明此種關係並無固定模式，被描述、呈現之互動方式，仍基於人類理解、判斷，透過主觀描述「客觀」事實。此說法並非意欲否認反省人類中心世界觀之必要，而是強調田野調查與民族誌限制：最終或許僅能得知田野工作者對報導人⁴ (人或非人) 世界觀之理解，而非報導人世界觀本身。

3 筆者原認為由人類本位擴及關注非人世界之典範轉移現象偏離本文範疇，經匿名審查人提點於此處加入，特此致謝。論述方向、詮釋內容若有不周全之處，由作者自負。

4 英文中早期使用「informant」稱呼人類學田野調查中互動、諮詢之對象，後因此用語背後隱含的權力不對等、殖民意涵，漸漸以「interlocutor」一詞取代。中文語境中，「interlocutor」意為

香港於1960年代以前曾有過農業黃金歲月，本地生產作物除可自給自足，尚可外銷東南亞。但自香港定位為國際金融中心起，城市設計邏輯以市場機制與經濟理性為指導原則，農業相關規劃於政府政策中至少隱身30年，至近10前一直未受挑戰（Huang 2018）。滄海桑田，漸漸僅餘新界仍有可耕地，其餘空間被高樓大廈與商業區全面覆蓋，香港島及九龍半島上，作物生長空間分佈於天台農莊或學校、教會園圃。近年，隨著全球對經濟、生態、文化永續發展之關注，農糧運動也於香港順勢而起。並且，因高度都市化、商業化而城鄉界線逐漸模糊，「鄉村」與「都市」邊界不斷受挑戰，「文明」、「進步」、「發展」之定義也百家爭鳴。

以鄉村對應都市的二分框架討論週遭環境與人類社會關係已存在許多限制，例如農業在地化、融入日常生活創造綠色、可食地景已成為全球風行的城市、環境、農糧安全治理重要元素（可參考 Cockrall-King 2012；Smit, Nasr, and Annu 2001）。這些提案強調種植過程使城市居民得以接近自然，具有培養社群意識、創新、分享、放鬆、療癒等功能，給予人們機會躲避高度都市化和資本主義化之生活與工作模式（可參考 Bhatti and Church 2001；Macfarlane 1987；Pryor 2016）。上述全球性現象正急遽、高密度地再現於空間有限的香港，本文背景即設定於此情境，唯對應香港當下劇烈變化，本文原應囊括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層面分析，但筆者已另行撰文處理這些面向（Ho 2018；2019b），因此不在此贅述。下文將指出此類以糧食耕種為環境運動核心之案例呈現出都市居民自然識覺、論述，而此種識覺、論述進一步鬆動既有生活方式，撐出城市中異質生活空間（可參考 Foucault and Miskowiec 1986），重塑個體主觀之理想生命樣態。

研究過程中之「對話者」，但尚無普遍使用、廣為接受之中文用語，反而近來傾向以「研究參與者」取代「informant」翻譯成之「報導人」，視其為中性、更尊重被研究者主體性之用法。在此說明詞彙背後政治意涵，但因「研究參與者」通用於不同領域、學科，本文為強調研究進行脈絡為民族誌式田野調查，沿用「報導人」一詞，並無忽略「報導人」一詞歷史包袱意味。

二、研究方法、田野地脈絡、報導人圖象

香港被認為高度都市化、商業化，因而寸土寸金，一直以來都無多餘空間從事農業生產，但此說法於1950年代以前卻站不住腳。香港曾有過盛產獨特米種—元朗絲苗—達至可外銷東南亞的歲月，直至1950年代開始的「蔬菜革命」（Strauch 1984），方使得稻田被蔬菜園取代。同時，戰後中國大陸南來之移民使香港人口成長了4倍，由50萬暴增至200萬（Chun 2000），迫切需要現代化基礎建設，諸如大眾運輸系統、垂直式住宅、社區公共設施、工業大廈等，是以1960年以降，農村開始被從新界地區都市規劃圖上移除，由7個新市鎮（New Town）取而代之，於1970年代動工後（Hayes 2006；Scott 1982），逐步取代農業生存空間。1990年代因應文化觀光需求，舊屋和歷史聚落指定為文化資產，與新市鎮區隔，作為「歷史與傳統保留地」（the hinterland for history and traditions）（Cheung 2003：3）。此時期，土地利用革新作法造成了土地權擁有者（可決定土地用途）和實際使用者（農田租戶）矛盾，衝突延續至今，為香港最典型之土地爭議肇因。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以來，與中國大陸間法政、經濟、移民政策、教育、國族認同等多面向衝突，已從偶發事件成為常態，包含臺灣在內的海外社群，無不透過媒體或個人連結，對香港當下情況及其與中國大陸關係有不同程度之熟悉感與想像。然而，儘管中國食物安全問題近年被爭相討論，因地緣政治而與中國大陸牽一髮動全身的香港農業、糧食研究卻屈指可數（可參考 Bai, Wang, and Chow 2015；Chan 2016；Cheng 2009；Chow 2017；Huang 2018；Lau 2013；Lou 2017；鄒崇銘、姚松炎 2015）。今日香港糧食本地生產比例極低，據「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統計，2017年僅有1.7% 蔬菜由本地生產，其餘超過90%糧食皆由中國大陸進口，香港甚至是當年美國農產第四大出口地區（Li, Lai, and Yuen 2017）。少量本地生產蔬菜僅可見於傳統市場（廣東話稱「街市」，發音*gaaisi*）、市場外圍或地鐵站附近小販、菜店、農夫市集、價格高昂之連鎖超市。因糧食多由中國大陸進口，中國大陸食安議題隨中港政治界線模糊而蔓延至香港。現有在地農糧運動文獻顯示，食物安全考量是生產、消費本地食物最重要動機（Ho 2018；2019b）。

然而，約自2010年開始滾動之本土農業運動其實涉及更複雜面向。面對本土農業困境，居民對農業之興趣不降反升，農村歷史與過往生活方式從塵封歷史中甦醒，「有機農業」、「都市農業」、「本地農產」成為熱門概念。各種形式農場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營造主流系統外之農糧網絡。大廈天台（頂樓陽台）用來種植蔬菜和香草，新界農地除種植農作物，農場往往設計成多功能，生產食物之外亦作為農業知識、技術之教學、交流場地，不時也舉辦手作產品工作坊、農夫市集、產地到餐桌社區聚餐活動，伴隨農場及附近村落導覽，以及電影、紀錄片分享會。其中，青年運動者論述與實踐幾乎由對於自然的感知、對於鄉村地區人地關係的想像構成，與香港全面都市化、農業消失數十年之城市意象形成強烈對比。受良好教育、無農業背景、可選擇從事其他較高薪、穩定職業的青壯年決定成為農夫，下田生產食物，並圍繞農田規劃個人職涯與生活方式。此種看似「避世歸田」的行動，事實上醞釀著不同於以往、以整座城市為範疇、重新設計生活環境之理念、精神。

本文經驗資料源自2015年於香港之短期前導研究，及2016年至2017年連續長期田野調查，以2009年開始萌芽、至今仍持續發展之「農業運動」為基礎。2009年年底，位於香港新界、居民以種植蔬菜為生計來源之「菜園村」，即將因連通香港與廣州、深圳高速鐵路興建而遷村，此事件引發學生及業界人士關注，發展成「反高鐵運動」，延續至2010年菜園村新址「菜園新村」確立。事件影響深遠，從單一村落遷移之抗爭運動，衍生為對香港整體政治、經濟現況反思，甚至影響香港城市規劃思維，促發一系列辯論，包括提倡農業遺產保存、綠建築、由下而上發展邏輯、拓展草根社群發聲空間等，標示著農業於香港沉寂超過半世紀後，重回大眾目光之轉捩點。此說法乃根植於筆者田野工作所得資訊，分佈於香港各地之農業運動實踐者中，九成以上提及參與動機肇始於反高鐵運動。一位年輕農夫更有以下說法（摘錄自筆者田野筆記而非訪談逐字稿，部分字句為筆者補述，並將廣東話口吻轉化為臺灣使用之中文語感，詳細分析請見 Ho 2019a）：

妳有聽過菜園村的故事嗎？我們與村民一起為遷村抗爭，在那之前，對農業幾乎一無所知。運動那幾個月間，我們長時間陪伴村

民，從他們被迫搬家，到幫忙他們建立新的村子。一開始我們以為是我們在幫忙，但我們後來理解，比起農夫，我們其實很無知：我們不知道怎麼蓋房子、不知道怎麼裝修水管、不知道怎麼種出食物。我們城市人完全沒辦法獨立生活。

田野工作中，筆者綜合使用參與觀察、深度訪談、文本分析。文本分析標的包含政府文獻、農場介紹、活動宣傳單、手繪地圖、標語布條、手工藝品或裝置藝術、社群媒體貼文、網路論壇分享內容、報導人引用之書籍或影片。

參與觀察方面，筆者從親屬、宗教、政治、經濟各面向理解田野地脈絡，例如造訪廟宇、博物館、街邊商家，並參與報導人日常生活。亦反覆拜訪遍佈香港島、九龍半島、新界各處之農場、農夫市集、與本地農夫合作之有機商店、農業相關活動，以及參與農耕勞作、市集買賣、農業技術工作坊、農村導覽、實體論壇、紀錄片放映等活動。除農場自組農夫市集，亦造訪非政府組織（以下簡稱「NGO」）籌辦之每週、隔週、或每月一次的農夫市集。截至2016年，香港計有約45座天台農場（Pryor 2016），分布於香港島及九龍半島各處，另有139座位於新界農地上的休閒農場（Vegetable Marketing Organization 2017，引用於 Ho 2019b）。亦有至少20個農地上或工業大廈中有「垂直農場」，使用水耕技術或魚菜共生系統生產蔬菜。

深度訪談方面，使用當地語言（廣東話）、以半結構式訪談大綱（包含開放式問題與人口統計資料蒐集，如年齡、職業、家庭背景等）為研究工具，訪問一百多位農耕實踐者，或於平日互動間閒談。接觸對象概分為兩組群體：其一，2010年之前即存在之原有農夫社群，年齡60歲以上，多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共內戰後中國南方移民，非土地擁有者，南來香港後向地主承租土地耕種蔬菜，少部分也採收果樹。其二，2010年之後浮現之新興農業社群，即本文稍早提及之「農業運動實踐者」。許多人身兼多重身份，包含全職農夫、兼職農夫（同時擔任農場導覽或工作坊組織者、帶領者等）、農業技術或農場規劃課程導師、農場行政人員、管理者、義工、假日農夫、農場參觀者、農夫市集顧客、廚師、有機或手作農產加工品製作及販售者、NGO員工、社會企業或農業顧問公司成員、其他社會運動者。年齡廣布20多

歲至70多歲，多數分佈於25至50歲之間，職業類別、薪水階級、家庭背景多元。此二社群間，少部分「農業運動實踐者」為原有農夫社群之後代，但往往於2010年新興農業社群出現之前，因家人期待或個人選擇，從事過農業以外、薪水較優渥穩定之職業。

以上報導人圖像為支撐本研究之全景脈絡，接下來行文間，將以四種不同主詞呈現田野資料：其一，以「老一輩農夫」稱呼2010年之前即務農之年長農夫，年齡大於60歲。其二，以「資深農夫」指稱生長於農業家庭（其父執輩為年長農夫），但曾至都會區從事不同產業，後回到農田，具有較多年農耕資歷及技術、知識、經驗之農夫，年齡約45歲以上，可理解為中生代農夫。其工作內容多元，農作物生產只佔小部分，更多是農場經營、農業知識與技術傳承、農場與本土文化介紹保存相關工作。其三，以「年輕農夫」指涉45歲以下、幾乎無農業背景、受良好教育並可找到相對穩定、高薪工作，但自願成為農作物生產者或農場員工之香港年輕一代，包含上述全職或兼職農夫、農場管理者、農業技術或農場規劃課程導師等。其四，以「農業運動實踐者」統稱並未親自從事生產，或參與頻率較低之實踐者，包含前述農場行政人員、義工、假日農夫、農場參觀者、農夫市集顧客、廚師、有機或手作農產加工品製作及販售者、NGO或社會企業員工、農業顧問公司成員、社會運動者等等，並泛指筆者田野工作期間遭逢之香港整體農業社群，用於說明趨勢或具普遍性之特色。

三、感知自然：現象學於環境、地景人類學之應用

英文語境中，「nature」被視為最複雜英語單詞之一（Williams 1983）。關於地方、環境與人之間無形卻緊密交織的關係已經有許多細緻研究，皆表明自然為建構出的概念，反映人如何看待自身與周遭環境關係，並隨文化和歷史脈絡差異有不同詮釋（例：MacCormack and Strathern 1980；Weller and Hsiao 1998）。地景乃社會活動產物，而非存在先決條件（precondition）（Turton 2005：267）。Tsing（2005）於加里曼丹發現叢林對當地人而言，既是過去社群之紀錄，也是孕育社會性、使新社群得以建立的核心。Allerton

(2009) 強調地景不只指涉環境，更具體化了觀看與再現方式。其於馬來西亞田野研究發現，當地人認為地景有靈性 (spiritual landscape)，人類居住世界與其他靈界或肉眼不可見領域相互交織，而此番詮釋也成為當地信仰中禁忌與儀式核心邏輯。Lien and Davison (2010) 於澳洲之研究則指出，當地人爭執是否應移除英國殖民時期留下的松樹，支持砍伐一派希望藉由消除外來樹種，維繫屬於澳洲本土、純粹、獨特植物地景；支持保留一派則認為這些地景是殖民歷史殘片，應留下供後人憑弔，認為想維持純種本土植物地景的企圖不只否認了殖民歷史，還透露出「生態法西斯主義」 (eco-fascism) 和「種族清洗」 (species cleaning) 意味 (頁 243)。

對地景之感知與詮釋是脈絡化的，因個人文化或經濟背景差異而有所不同 (Bender 2002 ; Blu 1996 ; Soini, Vaarala, and Pouta 2012 ; Tilley 2002)。有鑒於個體或文化差異，地景人類學多所借鏡現象學 (phenomenology) 取徑。例如，地方感 (sense of place) 研究著眼於個體對地景之認知、感受與描述，爬梳以經驗為基礎的脈絡 (可參考 Ashworth and Graham 2005 ; Relph 1976 ; Soini, Vaarala, and Pouta 2012 ; Tuan 1977)。此外，地景並非中性，具有影響人們想法及社會關係之能動性，可傳達意義並左右人們行為 (Bender 2001 ; Groth and Bressi 1997 ; Tilley 2004, 2007)。Thomas (2010 : 181) 指出，地景並非固著、靜止之物體 (a bounded and static thing)，與動態社會生活、意義不斷交互作用，展現出一個永遠不會完成的過程 (an uncompleted process)。

Ingold於其1992年出版之文章中提及環境「能供性」 (affordance) 概念，亦採取現象學式描述闡述人類與非人世界關係。Ingold認為環境與人類生命持續相互滲透、形塑，人類活動塑造了地景，人類也仰賴地景滋養、孕育生命。而人類感知環境方式，不在於發掘已存在之客觀世界如何運作及成形，而是加入了時間向度，在認知到世界成形的那一刻，臨在地感受世界流動，例如天氣、天空、水文變化、動植物行為與生長狀況。此種觀察與隱喻，或許才更接近Ingold後來用作書名的「環境識覺」概念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Ingold (2000 : 5) 定義「環境」為包含個體以外的「其他人」與「非人」 (non-human) 兩部分，「環境」也牽涉人際關係組成之「社會」概念，人是主動與環境互動的「有機體」 (organism-persons)，

「社會」因此為附屬於更大生態關係之次領域（a sub-set of ecological relations）。由此，Ingold認為人類與其他物種並無二致，與世界產生有意義連結時，不必然需透過文化、傳統作為中介，文化不至於影響個體如何認知外在世界，頂多只影響詮釋方式。然而，他晚近著作中（Ingold 2018）似乎承認了文化影響力，作為一套再現系統，文化於各式各樣感知與行為中顯現。

闡述環境識覺概念時，Ingold（2000）區分建構視角（building perspective）與棲居視角（dwelling perspective），屋子不只是蓋好後供人居住的建築物，是「創作」（made）而非「建造」（constructed）出來的（頁175）。Ingold認為人是屋子創作者，在居住空間物理形式出現之前，屋子已存在於人們想像之中，爾後透過人類居住其中（即「dwelling」）之行為、狀態、經驗、關係等一連串人與環境互動，建築物才成為了屋子。住居形式也是交互作用之成果，是「人類活動的結晶」（crystallisation of human activity）（Ingold 1986：186）。而硬體和軟體共構成之整體，方成為Ingold不斷提及之「地景」概念。

棲居視角對應建構視角，Ingold的說法描繪出一套分析邏輯：空間不是靜態產品，而是動態建構過程中某個時間點的狀態，而人類乃此過程中不可或缺之變因。建構視角將世界視為人居住前即完成、存在之創造物，而棲居視角則注意到世界是持續被感知、形塑而成的，文化也在人們感知世界過程中，通過棲居、浸淫、實踐習得。從棲居視角分析地景，地景不再是中性、空無、抽象、外在於人體的物理環境（即空間，space），而是與住居實踐交織、穿梭、相互影響，意義流淌其中的地方（place），人們在地方的活動賦予了當地特殊氣氛與表徵，涵蓋現象學所描述之景象、聲音、氣味等感官經驗（Ingold 2000）。

Ingold與環境、地景研究學者仍有共識，認為「環境」並非真空容器，而是揉進人類活動、經驗後產生之特殊空間，因此文化與自然二元對立之觀點也難以成立。Gow（1995）、Ingold（1993）、Thomas（2010）、Tilley（2004）指出，個體之地方經驗包含對地景的依戀（attachment），人們據此建立自我感（sense of self）及歸屬感（sense of belonging）。根據Cresswell

(2004) 定義，地方 (place) 是鑲嵌了意義的空間 (space)。Norberg-Schulz (1980) 與Olwig and Gulløv (2003) 都對「地方精神」提出觀察，認為地方承載了個人經驗、歷史、認同及社會關係。Relph (1976) 也提及，人類經驗是使得地方之所以獨特的必要元素。據Feuchtwang (2004 : 7) 描述，經驗把中性地理疆域轉化成「歸屬領域」 (a territory of belonging)，甚至「家」 (home)。

儘管文化—自然二元對立論被視為保守、過時觀點，卻在近代、當代生態論述與環境運動中十分常見 (Cunningham and Scrapper 2014)。Weller (2006) 觀察到，早在工業革命後，19世紀歐洲與北美將自然奉為超脫範疇，視為危險、神秘、野性之存在。當時，英國即標榜以深入阿爾卑斯山或聖母峰荒野壯遊冒險作為紳士成年禮，成就具英雄氣概、感性、又具直覺與洞察力的自我 (heroic, emotional and intuitive self)。大西洋另一端，人們想像出一種聖化的、未曾遭人類文明染指之自然，後來促成了美國國家公園系統建置，用來保護「處女地」 (Weller 2006 : 53)。當代環境運動追求人與自然「合而為一」 (become one)，邏輯上便隱含視人類社會與自然為兩個分開範疇。

與以上評述呼應，Ingold (2016) 也認為，英文語境中「sustainability」(永續性) 一詞映射出試圖將大自然封存於未被人類染指前狀態的嚮想，缺乏面對人類世 (Anthropocene) 到來之覺知。Weller (2006) 進一步採跨文化觀點檢視自然概念，就經驗資料及歷史文獻分析了自然概念於華文語境及漢學研究中的意涵與出現脈絡。據其所述，世界其他角落對工業化和商品化之反動隨著全球化被帶到了中國，自然遂於20世紀初出現於中文語彙中。但儘管當時將英文詞彙「nature」翻譯成了自然，兩者意思卻不盡相同，例如自然並未包含nature所指的物質世界、事物本質及驅動世界運轉的內在力量等涵義，因此自然一詞雖為翻譯概念，卻反映出中華文化對環境之社會建構與世界觀。香港多元族群、語言、文化、歷史脈絡下，中英夾雜的語言使用日常卻呈現出對自然的獨特詮釋。

四、香港「農業主義」：共識與世代差異

2015年夏天筆者抵達香港，離開大型購物中心、高樓大廈、英國殖民時期留下之歐式建築，直奔仍被大片綠色色塊覆蓋的新界北部，造訪一座由年輕農夫、資深農夫、農業運動實踐者共同創立的小型農場（本文中以「B農場」代稱），員工約10來位。抵達農場辦公區時大約為下午兩點，農夫與工作人員們才正要開始用午餐。我⁵並非故意挑用餐時間到達，但農場眾人希望工作告一個段落後才用餐，因此時間稍微耽擱，就被我遇上了。雖已事先用電子郵件聯絡預約，但他們恐怕沒想到我會在吃飯時間出現。我感到一陣抱歉，打算先離開，稍後回來。面對不速之客到訪，農場成員卻客氣地邀請我加入午餐。餐畢並一陣寒暄後，其中一位曾於電視台工作的農夫準備到附近餐廳、涼茶舖、「街市」（廣東話用語，意指傳統市場）收廚餘，回農場製作堆肥。問了能不能跟，農夫欣然答應，我於是推著一台大型手推車，上面放了幾個大塑膠桶，穿越大馬路、小巷弄、巴士站、購物廣場、住宅大樓。搭乘運貨電梯，造訪街邊店舖與市場攤商。農夫一路不停與店舖主人或雇員打招呼，熟稔地把沉重廚餘蒐集到手推車上的大桶子裡，或直接搬走裝滿廚餘的桶子，留下空的給店家，下次可直接運走裝滿廚餘的桶子。每次堆肥總重量可達150公斤，農夫說，這是他每天要做的事。

2015年的這一趟收廚餘之旅，從農場步行到城鎮中心商業區僅需不到20分鐘，體現當下香港市郊／農村與都市／商業區之間界線模糊的特徵。路人或許因廚餘有異味且不甚美觀，紛紛走避或投以疑惑眼光。但一年多後，2017年春天，筆者結束階段性任務，即將暫離香港、返回寫論文之際，重新與農夫走了一次同樣的旅程，意外見證了街邊氛圍轉變。隨著近10年農業及糧食運動在香港不斷發酵，即便親身投入者仍屬少數，民眾對相關議題態度及認識程度出現顯著變化。一路上，疑惑的眼光和捏著鼻子、皺著臉的嫌惡表情不復見，還遇到一位小女孩好奇地跑到廚餘桶邊，拉拉母親衣角問

5 為重現民族誌描述之情節，並呈現民族誌生產之主觀性，本文分析、論述時採用「筆者」作為第一人稱稱謂，但引用民族誌材料時沿用「我」指稱。

我們在做什麼。媽媽不但沒有把小女孩拉開、遠離被認為不潔的廚餘桶，還馬上解釋道：「農夫在收廚餘，要回去種菜給我們吃呢！」然後抬頭對我們微笑。農業看似與香港國際大都會形象不相容，但在本土農業運動啟動幾年後，不再被視為城市地景中格格不入的存在。然而，農業能逐漸被接受，與香港市民嚮往回歸田園、擁抱自然密切相關。

自然和大自然是筆者田野工作過程中常聽見的兩個詞彙，後者指向一種人格化、有超然力量、類似「大地之母」的存在，翻譯成英文時以大寫「Nature」呈現；前者使用頻率較高，指涉人類生活週遭環境、生態，或作為形容詞使用，表達某事或某物順應天時、沒有人工介入、未添加化學藥劑或工業工序、是都市人不熟悉的，以小寫「nature」表示。然而，此僅為概括性觀察，自然和大自然之涵義於實際使用上仍隨語境而不停變化、創造、修正。儘管兩者在香港農業運動圈皆頻繁使用，但由於不被視為需解釋之概念，筆者從未聽聞報導人釐清各自所說的自然或大自然意指為何，上述定義乃由筆者自行觀察、歸納得來。雖無標準定義，卻有固定使用脈絡：說到自然或大自然時，前後文往往是對工業化、都市化、現代化、資本主義化之批判，例如：說明自己如何在這些現象中感到喘不過氣，因此需要到田裡接近自然；表達都市生產和消費方式使他們對吃進肚子的食物如何被生產出來沒有認知，更對水泥大樓外的環境和動植物生態所知有限，藉由耕種可向大自然學習這些他們如今視為生活必備的知識。

香港農業運動實踐者看似將自然浪漫化，但若帶入全球「另類食物網絡」(alternative food movements/networks) 討論，便可知其來有自。目前興盛於北美和歐洲之另類食物網絡運動具有反都市文明、反工業化傾向，多位學者觀察到（可參考 Klein, Jung, and Caldwell 2014；Gould 2005；Paxson 2012；Klein 2014），都市菁英嚮往逃離城市飛快運轉步調帶來的身心壓力，渴望擁抱其想像中鄉下簡單、質樸、純粹、田園牧歌般的生活方式，以及享有乾淨空氣與新鮮農產品。Cunningham and Scraper (2014) 更發現，文化—自然二元論經常與都市—鄉村之對比同時出現，產生了成套的世界觀：無論來自東方或西方社會、英語或非英語世界、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之熱愛自然者通常不喜歡都市生活，且有反工業化傾向，且此態度於農糧和環境運動者身上普遍可見。

學者觀察到 (Weller 2006 ; Weller and Hsiao 1998) , 並列「亞洲四小龍」的香港、臺灣、南韓、新加坡, 在20世紀下半葉經濟起飛後, 見證了人類社會高速基礎設施現代化、農業工業化、造成化學汙染及環境破壞等「向自然宣戰」(modernist war against nature) (Weller 2006 : 50) 的現象, 方才觸發與自然脫節的焦慮, 激起對原始生態前所未有的鄉愁與對傳統的懷舊, 於是由1980年代中期開始重新「發現」(discovered) 自然。同時, 中國大陸近幾十年經歷快速經濟成長與都市化後, 城市精英視農村地區為本真 (authentic) 傳統與文化資產唯一能苟延殘喘之地, 對於鄉下生活簡樸、純淨的印象及對農村文化消亡的擔憂, 吸引他們離開城市, 造成反向都市化 (Klein et al. 2014) 。另類食物網絡提案—諸如「社區支持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簡稱CSA)、社區園圃、農夫市集、直接向小農進貨的有機商店、提供田園到餐桌 (farm-to-table) 菜式的餐廳—使得都市居民不需移動至鄉下便能親近田園、自然, 是以蓬勃發展 (同上引) 。香港上世紀末由政府、非政府組織、社會精英領導, 以環境保育、教育、有機食物為主軸之農業倡議亦抱持如是看法。

然而, 自然識覺與賦予農業之意義並非鐵板一塊, 可能因世代背景、生活經驗而差異極大。昔日香港脈絡中, 農人常被貼上落後、貧困、缺乏受教育機會、人生選擇受限等標籤。年輕農夫獲得農業知識和耕作技術之背景、渠道亦與老一輩農夫不同, 世代間對「正確」種植方式及人地關係看法相異。這些現象揭示, 年輕農夫正創造結合農耕與既有生活的新模式, 而非試圖放棄、推翻城市生活樣態、回歸農村傳統。更多關於香港農耕實踐者世代差異之民族誌資料, 筆者記述於英文論文中 (Ho 2019a) , 以下呈現與本文議題密切相關之片段。

老一輩農夫從農往往由於別無選擇, 甚至努力耕種便是為了攢錢供孩子受良好教育, 以脫離務農生活 (可參考 Aijmer 1980) 。對老一輩農夫而言, 農夫生活無所謂「休假」, 年輕農夫則一週至少休息一天, 到市區參加親朋好友社交聚會、逛書店、看電影、參加展覽或其他活動。大多數年輕農夫和農場工作人員不住農場附近, 每天上下班, 工作日也未必在農場度過整日, 可能早上在田間勞動, 下午則離開農場從事兼職工作、為農場添購必需品、

購買個人日常用品、或與其他工作夥伴開會安排農場活動。農業在年輕農夫眼裡是多功能的，獲得高品質且無食安疑慮食材之餘，種田更在香港撐出一個空間，市民因此有機會接近大自然而滿足休閒、放鬆、甚至個人對生活環境美感的追求。除了使居民逃離城市生活的壓力、焦慮、煩躁，更引進不同生活邏輯，使多元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皆有其生存空間。

曾於市中心電視台工作的Stephen（化名）認為，香港空調溫度總是調很低，連空橋都開冷氣，令他感到身邊人因物資太充裕而不再珍惜能源、資源，必須有所改變。另一位，我們遇見當時正修讀社會科學碩士學位、並於NGO任職的Denise（化名）表示，留意到過多廚餘與廢棄物未被妥善回收利用後，才開始注意農業存在必要性。兩人皆擔憂，郊野消失即意味香港不再有糧食自產系統，僅能倚賴進口，可能再無可信任、安全、健康、生產過程夠自然的農產品可食用。包括Denise與Stephen，年輕農夫們認為，自然的食物對人類和環境皆有益（自然涵義請參考本節稍早之討論），因此為農產品首要品質。

年輕農夫此種看法反映於農法、農田管理世代差異。對老一輩農夫而言，農田整潔程度是判斷農夫是否勤勞之標準，乾淨、無雜草的農田才能獲得良好聲譽，因此往往堅持清除所有雜草。但年輕農夫認為「雜草」是人類自我中心概念，人類視對己無用、影響作物生長之植物為雜草，但「雜草」或許對生態系有獨特功能，例如為天然驅蟲劑、隨伴其他作物生長時可遮蔭、保持水分、提供特殊養分等。農田使用者對此不理解時，便將其視為無用雜草而丟棄。老一輩農夫對於田中植物知識通常比年輕農夫豐富，但考量作物收成狀況與減輕農務辛苦程度，老一輩農夫不特別費心力保留雜草，且若未留意田中生態，也極可能忽略雜草扮演之積極角色而將其拔除。

有次我與已在多座農場有耕種經驗、30歲上下的Lexie（化名）一同參與農場志願活動，她考慮申請在該農場工作。我們完成一天勞動後，我問Lexie感覺如何。她說不會留在這個農場，解釋道（原話為廣東話）：「當工作人員要求我們清理乾淨田地裡的所有雜草時，我覺得這裡不適合我。」她認為雜草可創造更全面的生態並增強生物多樣性，因此除非它們嚴重影響收成，否則會允許它們在田間繁衍生息。Lexie還明確指出，雜草燒製成的「草木

灰」（植物灰燼）是製作堆肥過程重要成分。另一位我在新界田間遇見、比Lexie長幾歲的Skylar（化名）提出（原話為廣東話）：「什麼是雜草？雜草是我們人類不想要的植物。」她說，雜草是一個人類自以為是的標籤，彷彿人種的都是食物，其他的都是廢物，但很多雜草事實上可入菜、入茶、製成藥材或染料。Skylar與Lexie都提到，她們的想法來自於國外農場打工經驗，以及閱讀環境主義、另類糧食網路相關英文翻譯書籍。Skylar說，因為香港並無體制內農業課程，也找不到人傳授知識、帶著她下田實習，因此僅能倚靠閱讀或離開香港學習。由於此學習歷程，她認知到自身農業知識雜揉不同地方傳統，而非偏重某一個地區或派別。

老一輩農夫準備下一次輪耕時，用燒壟方式一次除去土地上殘留雜草及收成後剩下之作物殘枝，偶爾也用殺蟲劑和除草劑。然而，年輕農夫擔心殺蟲劑污染土地，或火殺死土壤中昆蟲、蠕蟲、微生物和許多其他生物，即使在出貨數量、時間、收入多重維持生計壓力下，仍投注大量時間精力用手或割草機除草，有時一邊手工除草、一邊疏苗。較有經驗之年輕農夫會種植防蟲植物，或辨認出具驅蟲效果之「雜草」，清理農田時刻意留下。以自給自足、非生產銷售為目的之較小型農場，甚至只使用自製大蒜、辣椒噴霧防蟲，也不介意菜被蟲吃了。他們說，土壤種出的食物是天賜的禮物，地球上所有生命都有權分享大自然的饋贈。

年輕農夫追求的是能永續經營之農業，不止需提供天然的食物，還得提升身心健康、生活品質，讓人們感受生命是有意義的。此層次上，永續農業不只是保護非人生態環境之工具；事實上，幾乎可說保護生態環境並非年輕農夫心中永續農業之終極目標。他們並非不關注人類活動對非人世界之影響，但更核心的關懷，是探究永續生活方式如何達致人類更好的生活品質。經常用文字傳達本土農業運動理念的Timothy（化名）告訴我（原話為廣東話），從事永續農業是對其他人下了一個承諾，「承諾守護大家的健康」；不只守護身體健康，還包括「讓大家過快樂的生活，並找到心靈平靜」。由於賦予農夫此種使命，Timothy認為，永續農業不只仰賴土地品質，更仰賴「農夫的心態」，是否能堅持「做有益人類、動植物、大地的事」，並且「遵循自然法則」，尊重並協助維持包含泥土、陽光、空氣、水、動植物及

人類在內之社會生態系統的能量循環。

五、自然識覺：「身土不二」

年輕農夫所謂「人類透過農耕成為生態系統能量循環一環」概念，體現於經常被提及的一本書，以及筆者曾參與的兩次特殊活動。年輕農夫經常透過書籍與網路資料蒐羅、學習全球農耕、糧食及環境運動訊息，許多人不約而同視為「聖經」的書 *Anastasia* (Megre 2008，中譯本書名為《阿納絲塔夏》) 有此情節：被描繪成與自然合而為一的女主角告知作者，人類可透過與食物種子對話與傳遞能量，使植物生長地更好，甚至「客製化」成最適合自身食用的作物。筆者經報導人介紹而閱讀到這本書一個月內，即參加到一場充滿書中情節既視感 (*Déjà vu*) 的儀式。

儀式舉辦於位在新界北部的A農場。辛勤勞作幾個月後，一個秋日週末舉辦了「稻米豐收祭」，邀請城市居民移步至山、稻田、魚塘環繞的市郊一隅。周圍環繞嶺南建築風格的同姓村「舊屋」，顯得遺世獨立、時光凍結，香港半世紀以來工業化、現代化、都市化似乎都與此地無涉。大約50年前，附近水庫興建改變了水文地景，農夫必須將部分水稻田改建為魚塘，改變生計方式。往後數十年，隨著現代化、都市化腳步繼續前進，水稻田與魚塘漸漸淘汰於時代洪流中，失去土地功能與經濟以外之價值。直至香港本土農業運動興起約莫同一時間，儘管地價飛升，多位環境、農業運動者集資開啟復興農業、保育土地計畫，以「生態村」⁶為概念保留地景環境，並營造農業聚落，逐漸聚集了多元背景人士。

欲到達A農場，需搭乘地鐵，轉乘接駁巴士，再步行十來分鐘。有次與一位具社會工作碩士學位的年輕工作人員Rebecca（化名）聊起到農場工作動機，說是喜歡該地環境，夢想每天生活能被自然環繞，和一群志同道合者住一起，做自己喜歡、擅長的事。筆者問起是否聽過「生態村」概念，Rebecca

6 「生態村」(eco-village) 為一複雜概念，不只已成為全球尺度社會運動，更有眾多學術文獻分析、紀錄，本文囿於篇幅暫不討論，將另行撰文敘明。

馬上表示這就是她說的意思，一開始沒提到這個詞彙，是怕我沒聽過、不明白。後來筆者於農場宣傳品上看見A農場理念，原文以中文敘述搭配專有名詞英文翻譯寫成：「整全的生活（holistic life）需要人與土地和心靈保持平衡和親密的關係，並向大自然學習」、「創意地搭建能讓人與人、人與自然互相依存的生活居所與環境」、長遠方向是「建立生態家園（eco-village）」。

A農場「稻米豐收祭」活動流程包含一場稱為「Becoming Soil」的儀式，因規劃者Clemence（化名）於歐洲生長、習醫，近年方回流香港，相較於中文對英文更熟悉，儀式名稱原就以英文寫成。Clemence事後說明，此「儀式」本意為邀請來訪者共同至田間接近土地，但或許因週圍有攝影機拍攝紀錄片、新聞片段，圍觀者只敢在旁觀看，Clemence與工作夥伴因此成了「儀式執行者」，於稻田中央演示其理念。

Clemence時任A農場「實習農夫」，從頭開始學種米與其他農業知識。儀式前半段，農夫、農場行政人員、Clemence邀請的朋友赤腳站在收割後的稻田中央，參加者被要求脫下鞋子置於田地外，以示尊重土地。此時，眾人閉上眼，手中拿著一粒米。Clemence緩慢穿梭行走眾人間，手中敲著頌鉢引導冥想，口中念著她用英文編寫、現場用廣東話唸出的祝禱詞。大意为：指示參與者深呼吸，吸收陽光等來自大自然之能量，人體隨之自泥土中生長。一邊冥想，一邊感受身旁微風和動植物發出細碎聲響，接著將米放入口中，感受米與人體皆來自泥土。吃下米後，泥土的能量傳到人體，泥土創造了人，也創造其他生物。最後，人與泥土合而為一。⁷

豐收祭尾聲，不介意攝影者踏上田地，以盡量接近大地、身體得以接觸泥土的姿態舞動身軀，伴著各種樂器共同譜出樂音，有笛子、口簧琴、三角鐵、非洲鼓及西非植物果實製成的打擊沙球「asalato」、人聲模仿的風聲，一旁有許多參加者觀禮或拿起相機紀錄，也有畫家正用水彩畫描繪這一刻。逐漸地，夜幕低垂，在場者每人皆拿到一束田中採收剩餘之稻梗，象徵分享，輪流至田中央將稻梗覆於營火堆上，部分參與者口中低聲吟唱平緩

7 考量文章篇幅，此處僅簡述儀式流程。詳盡紀錄、分析請見Ho 2019a。

調子。安靜地感受營火燃燒一段時間後，眾人雙手合十向火堆鞠躬，結束儀式。此充滿象徵、隱喻之儀式環節並非A農場常態「歲時祭儀」，但其中傳達的想法與使用語彙，皆符合A農場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敘事，並可呼應Ingold「能供性」理論，以感官體驗作為人與非人世界之連結。

筆者報導人用「共生」描述人與非人世界生理、物質、精神上千絲萬縷的關係，並以「身土不二」闡述人與土地不可分割的觀念：⁸認為人類生命、農作物、乃至文化與生活方式皆由土地而來，透過視覺、味覺、嗅覺、觸覺、聽覺等感官與土地親近；不同土地因風、水、陽光、土質及生態系共構成之獨特環境，生養出之作物即便屬同一品種，仍具不同特質、口感與味道，而與人生長於同一片土地的食物才是最健康、適宜的，因此只要滋養了大地，便同時孕育人與土地上其他物種。

香港本土農業運動不斷重申之糧食自給率（food self-sufficiency）概念，也須置於此脈絡中理解。以糧食自給率為訴求極易被簡化為主權相關之政治宣言，然而，若考量身土不二觀念，便可知悉論述者欲表達理念、價值觀、生活模式選擇等更深層次。其一，本地食物與人體生長於同一片土地，更健康且更適合該地居民；其二，本地食物因培育自一地獨特風土（風、泥土、水源、生態系），具不可取代風味，乘載當地環境變遷歷史與飲食文化源流；其三，本地食物生產過程減少長途運輸碳足跡，並關懷因環境變遷而家園受破壞、因食物工業化生產而受剝削之小農群體，因此被視為永續發展精神象徵。綜合以上論述，報導人認為本地食物之存續與提升人類生活品質、乃至生存機率息息相關。

有次於農夫市集上，一位農夫長輩向我說明為何顧客通常向固定農場攤商購買蔬菜。據她所言，這是由於不同農場作物風味、質地各異，顧客一旦找到認同選項，便會固定下來。「身土不二」信念，更直接地體現於對身、心、靈關係、瑜伽飲食（yoga diet）、中醫宇宙觀之認知。有次與報導人共

8 「身土不二」並非筆者報導人原創觀點，此概念／語彙廣泛應用於農業、環境保護、土地運動、甚至宗教論述。本文討論內容僅以本研究參與者之理解與詮釋為依歸，不代表此語彙於其他脈絡之用法或涵義。

同參與瑜珈工作坊，期間學員不只練習姿勢，更花費幾十分鐘討論食物對人心理狀態之影響。負責導引的年輕農夫Andrew（化名）說明，根據瑜珈飲食理論，食物依據對人體生理、心理健康影響分類。大致而言，好的食物（即對健康和冥想有助益之食物）必須是自然的、減少加工及調味過程、用有道德的方式生產、且產自本地。此類食物能讓人快樂、健康、平靜、有活力，稱為「悅性」（sattvic）食物。肉類及魚類則使食用者懶散及沒有生氣，稱為「惰性」（tamasic）食物，因此建議減少食用。菌類，例如香菇、木耳等，因生長於腐木之上及陰暗潮濕環境中，也被歸類成惰性食物。另有一種「變性」（rajastic）食物，被認為造成壓力、焦慮、情緒化、妨礙人體循環代謝、產生疾病，因此同樣應避免。此類食物包含茶、咖啡、香料、經高溫烹調或有化學添加物的食物，純素者（vegan）尤須避免。

從Andrew處接觸瑜珈飲食理論後，筆者方才領略一次田野偶發事件之前因後果。那是田野工作剛開始時，筆者以紅茶作為見面禮，沒想到農場員工們說因身體比較「虛弱」，不太能喝茶。他們所謂「虛弱」指中醫概念中身體狀況不平衡、體寒、氣虛，而不是真有病痛。即便如此，其中幾位定時接受經絡推拿作為保養，身體不適時多數選擇看中醫，若僅為小恙、無立即危險，往往會用「吃好一點」（吃品質好、自家製作、無化學添加物食物取代精緻化食物）、「落田」（至田間勞動）、「曬太陽」等方式自行治療。30多歲的年輕農夫Julia（化名）認為，中醫醫理奠基於人們對自然環境之理解，「氣」與「血」為中醫核心概念，兩者雖指涉人體，但對應的其實是自然界現象：「氣」來自攝取的食物，「血」則受風、泥土、氣候影響，人體狀態與自然環境緊密連結，相互連動。

有天午後，同樣位於新界的B農場成員們圍坐吃合菜用的圓桌分享中餐，桌上擺著中式炒菜、白飯、湯，出自其中一位女性農場工作人員Sunny（化名）之手。食材為農場自產或購自附近街市，無肉類，由豆腐取代蛋白質。在場幾位年輕農夫有人是素食者，但告訴我大多數年輕農夫不刻意吃素，雖不太愛吃肉，但並不避免肉食，認為人類為雜食性動物，扮演食物鏈中一個角色，混合飲食才是天性、才符合自然規律，關鍵是食用者是否尊重食物及生產者。Julia吃牛肉，但說是中醫師交代，其體質只吃素身體會太虛，因此

雖以蔬菜為主，仍吃牛肉補血。

此處定義之「身土不二」概念，可接合多物種民族誌超越人類中心觀點，以及Ingold（2000：209-218）對於人類存有本體論之探究：山林、河海、地景及生態皆可為行動者，而非人類社會之客體；人類亦並非自外於大於人範疇之觀察者，反而與非人行動者密切交纏、相互影響及互為主體，因此欲解讀生活世界，必須從理解人類與其他物種關係開始，進而分析世界如何由這些錯綜複雜的關係之網組成。同理，Ingold（同上引：77-88）認為上述觀點不只作為環境人類學方法論，亦為人們感知環境之普遍思考模式。Ingold強調，文化知識—無論關於生活實踐或宇宙觀—並非如「建構視角」所稱，為被動植入、先驗與外在於個人之存在；相反地，其提出之「棲居視角」描述，文化知識鑲嵌於人類與非人範疇互動構築的關係之網，人通過感官認識環境並獲取文化知識，且因生存於世便不斷經歷關係之網中各種互動，感知的發生並非出於主觀選擇（同上引：153-156）。但即便環境識覺為自動化過程，是否認知到接收到訊息、如何解讀訊息、如何將之化為理念並傳播出去，為另一層次問題。下個段落將透過香港新界一群年輕人以糧食生產、烹煮、食用為核心之生活實驗，討論如何分析及理解都市居民之自然識覺。

六、以糧為本「實踐生活」

幾位年輕農夫、農業運動實踐者於B村合租了一棟三層樓老舊「村屋」，⁹形容為「實踐生活的空間」。雖距最近地鐵站僅不到半小時行走距離，但屋子被林蔭和農地包圍，一段距離外看，像極了森林中的堡壘。座落於香港與深圳市區摩天大樓叢林間綠色區塊，林地因這幢屋子的存在，不時傳出馳放（chill-out）或咖啡店風格音樂、裊裊炊煙、及烹煮食物味道。承租這棟老屋後，具有木工、陶藝、攝影、繪畫、烹飪、咖啡、手作、耕種技能的幾位年輕人一手打造了位於前庭、半室外的廚房和一座磚窯砌成、燒柴火

9 香港房屋形式，位於新界郊區，通常鄰近農田，多為三層樓別墅，具「丁權」者可興建。

的爐灶。室內家俱、擺設、家電用品、餐桌用品許多也出自他們之手，或回收改造（up-cycle）自二手用品。除了一週一到兩日返回各自原先生活圈與家人朋友相聚，村屋成員們一同吃、住、煮食，以及規劃、舉辦各類活動，¹⁰包含木工／陶藝／麵包烘培工作坊、身心靈課程、「食物體驗」、農田與屋內歷史文物導覽。成員們自行擔任講師，活動收入用於維持屋子運作。

麵包烘培工作坊使用自行培育的酵母和本地食材，並用柴火烘培。木工工作坊木材蒐集自附近廢棄木頭，最常見者竟為英國殖民時期臺灣運往香港造林之相思樹，再生利用製成餐具、飾品及家俱，重新鑲嵌進當代香港日常生活之中。陶藝工作坊使用陶土來自附近農田或朋友田地，並使用房子週遭可見之自然素材，如木頭、芭蕉葉、竹子，以製成釉彩。工作坊中，講師講解泥土色澤、質地、來源，從介紹泥土週遭生態系、氣候，到農場農夫身份、理念、及土地生命史，例如曾經種過什麼，或用作農耕以外其他用途。若時間允許，參加者可自行至田地中挖掘泥土，近距離觀察土地。陶藝工作坊講師Sophie（化名）認為，參加者們藉由觸摸泥土，細細觀察泥土與水、溫度之作用過程，並聆聽土地的故事，會使人對土地更易產生認同與歸屬感。

除各式手作工作坊，「食物體驗」為招牌活動。¹¹一個月舉行1到2次，一梯次最多接待10至20人。活動公告於Facebook，名額經常公告後不久即售罄，訪客清一色為香港居民。網路預訂後，村屋成員事先至田間採摘作物、至傳統市場選購有機食材、或向其他本地農場購買符合時令之農產。菜單依節令及合作農場作物設計，一方面確保食材品質，一方面支持本地小農。他們也響應「產地到餐桌」倡議，但與餐廳為主農場為輔、農場被要求種植餐廳需求食材不同，支持本地農業生存才是目的，食物體驗活動為推廣策略，主、客位關係不同。

活動開始前，總會先接到許多迷路來訪者來電。房子座落於河岸、農田及村子小徑蜿蜒深處，依賴電子地圖難以第一次便順利抵達，需具備對地景之熟悉感。參加者終於如歷經冒險般一一抵達後，被領路至設置於天台、

10 活動通常辦在週末或假日，配合香港一般住民上班、上學日程。

11 民族誌資料原文請見Ho 2019a。

前庭、或村屋中之用餐空間。與此同時，大廚在廚房中忙碌，由具煮食長才之村屋成員輪流擔綱，有時從其他農場邀請客座大廚。食物多數用瓦斯爐準備，少數時候用磚窯、燒柴火爐子烹煮，此時會特別向訪客介紹傳統煮食方式，並提醒品嚐食物時注意用柴火與瓦斯爐烹煮味道有何異同。

以筆者作為參加者身份的兩次「食物體驗」為例，一次餐桌設於天台、一次在室內餐廳。室內是次為平安夜，參加者首先被領進燈光昏黃、涼爽舒適、氣氛肅穆的房間，圍坐桌上放著蠟燭的木製餐桌旁。參加者被指示沉澱心情、放鬆及保持愉快，但盡量不與其他人交談，以準備專心感受食物；若以不對的情緒進食，健康食物反而會對人體有害。此時，參加者進入安寧、沉靜狀態，連拿出手機、相機拍照留念的動作都緩慢無聲。第一道端上桌的是瓦斯爐烹煮糙米飯和柴火白飯，參加者被要求細嚼慢嚥，觀察米粒外型、色澤、味道與香氣。此時，當日大廚Grace（化名）走進房間向大家說明，糙米為本地生產，白米則由一位村屋成員至臺灣交流永續農業時帶回。餐桌邊，眾人捧著裝有米飯的小碗，討論彼此看到、感受到什麼。低聲討論間，有湯和各種時令菜色上了桌：以不同工序及調味方式處理的地瓜、番茄、蓮藕片、香蕉切片、豆腐、櫛瓜、紅蘿蔔、馬鈴薯、及各式豆類。每一道菜皆精心擺盤，用村屋成員手工製作木盤或陶盤盛裝。大廚於每道菜上桌時詳細解釋食材內容、來源、烹煮方式、背後故事。

餐桌設置於天台的那一次活動正值聖誕節，參加者們見到天台視野不斷拍照，口中驚嘆不像市中心總是見不到天空。無高樓大廈遮蔽，極目所見除了一片翠綠，甚至能遠眺深圳高樓。由於天氣寒冷，餐前先供應熱飲：香港本地生產、手工乾燥紫蘇茶和薑茶，以及臺灣糙米茶、紫米茶與公平貿易咖啡。飲品盛裝玻璃瓶中，置於回收紅酒箱上，杯墊由村屋成員用木頭親手製作，杯子也是手作陶杯。這一餐有蘑菇、香蕉、木瓜、洛神花、馬鈴薯、豆腐、櫛瓜、番茄和蛋料理。

餐畢，眾人被帶到房子邊一塊約7,000平方呎的農田，由平時擔任農夫角色的Grace負責導覽。她首先說明方才午餐用到的香草都來自田裡，接著指導參加者進行「行禪」：眾人手中拿著裝了水的小碗緩慢行走田間，為了不讓水潑出來，須靜心專注於當下，連帶觀察到田中動植物生態與空中

風聲、鳥鳴。田間種了馬鈴薯、番茄、生菜、木瓜、洛神花，但因規模過小，活動所需食材往往仍需由其他農場取得。農田入口豎立一座低矮門框，懸掛著寫有「田」字的木牌。Grace解釋道，門楣故意設置低一些，走進田裡時便須低頭，由此表達對田地的尊敬。村屋被成員們形容為實驗另類生活模式之空間，這片田同樣是他們「向大自然學習」（引用Grace原話）的實驗室，包括獲得生態知識、製作堆肥以改善土質、實踐「樸門」設計原則（permaculture）與「自然農法」（natural farming）。

聖誕夜「食物體驗」活動之前有場瑜珈工作坊，由村屋成員友人、平常也種田的Andrew指導。工作坊原訂於戶外舉行，以便「更接近自然」（Andrew原話），但一場突來的大雨使我們必須移到室內。眾人擠進擺滿手作家飾及香港農業、土地議題相關書籍的房間。筆者接觸到之農業運動實踐者，不少人有做瑜珈習慣，即便並未親自實踐瑜珈，對食物與身、心、靈相互作用之哲學與瑜珈理論類似，且於農忙之餘經常閱讀與食物生產與消費、經濟系統、另類生活提案、人與自然關係、中醫與靈性成長等主題相關書籍。當天即有B農場之年輕農夫Sunny一同參加工作坊，她送來「食物體驗」食材，順便一起學習瑜珈。工作坊完畢，Sunny給了Andrew幾把蔬菜作為謝禮，其他參與者則以現金支付參加費用。Andrew表示，「以物易物」、「換工」方式作為給他的回饋很常發生：瑜珈工作坊學員贈予自己手作的工藝品或農產加工品、自己種植的蔬菜，或擔任活動工作人員來抵免參加費用。

村屋裡生活規律固定。早早起身烹煮早餐，隨後眾人圍坐餐桌，一邊用餐，一邊討論當天行程。早餐後，有人到田間工作；有人為木工或陶藝工作坊準備材料；有人聯絡其他農場，購買自家農田未生產之食材，也為「食物體驗」活動備料；有人回覆Facebook、What's App與email訊息；也有人負責撰寫Facebook上宣傳活動之貼文或照片、影音紀錄；有人利用時間閱讀、冥想和完成家務。接近中午，眾人聚集到廚房工作，用1到2小時煮講究的中餐，接著花另外1到2小時共食、閒聊及收拾善後。空閒時間，拿起吉他、打開鋼琴蓋一同演奏樂器。夜晚時分，又花好幾個小時煮晚餐，慢慢進食，隨後一同整理環境。整體來說，一天四分之一以上時間都用來準備及享用食物，而負責耕種之成員又花額外時間下田。當我好奇地問為什麼花這麼多時

間在飲食上，他們反問我：「這難道不是好好生活最重要的一件事嗎？」

香港研究文獻中，諸多探討港式飲食文化面貌，關注餐廳、涼茶鋪、街邊小食與大排檔等。既有經驗資料豐富、細緻，但研究視角傾向將飲食文化視為區辨、懷舊、認同、抵抗之象徵或策略（例：張展鴻、田穎儀 2023；Chan 2018；Cheng 1997；Wu 2001）。然而，居住此棟村屋中之行動者，則以糧食生產與取用為「實踐生活」核心，強調開啟五感與非人世界互動，體會週遭環境，藉由感官體驗、知識交換、身體實踐和生命經驗反芻，感受身、心與自然、食物連動，以此尋找、定義都市中人地關係，並產生新環境倫理及生態知識，進而闡述其認知之本土農業價值。¹²此基礎上，提倡以手作取代消費，認為應認識、善用自然資源，回歸人類社會與土地、非人世界之連結，方能「好好生活」。一連串價值觀革命，帶動這群人創作出位居同一座城市中，卻可用不同方式活著的異質空間。且此案例不只牽涉一小群人與週遭環境互動關係，也反思更大尺度社會現況，重新檢視城市政治經濟結構，對個人生命走向、乃至城市發展提出新觀點。此為Ingold人與環境關係論述中，較少觸及之層面。

七、結語：再思全球尺度都市環境人類學

既有豐富學術資產已指出，自然概念為社會建構產物，文化—自然二元論並非適切描述世界之方式。然而，此框架於實務上仍經常作為全球生態保育、環境治理、食農教育及永續社區倡議之辯論策略，用以呼籲減少人類對自然之干擾，批判工業化、都市化、現代化、新自由主義化、全球化等現象與意識形態。此類論述深層邏輯恐怕仍未跳脫二元對立框架，自然涵義必須透過反證法定義：未受工業、人工、都市文明、現代化、商業化影響之事物，方可歸入自然範疇。此說法落入Ingold（2016）對於「永續性」之批判，Ingold認為現行「永續」論述充滿城市人太自然鄉愁，對大自然存在浪漫卻不

12 此處回應匿名審查人提點，建議突顯報導人「食物作為自然一部分、並藉由飲食接近、創造自然」之論述。特此致謝審查人寶貴意見。

切實際之想像，忽略了今日人與非人世界相互滲透、影響之強度與廣度，終究不可能將地景、生態凍結在某一刻，持續保存、維持不變。

本文刻劃當代香港「農業主義」與農業運動實踐，報導人看似循此思考模式，企圖憑藉想像重建以自然為主體的世界。然而，此詮釋或許不精確。多位報導人闡述，其批判「都市文明」並非意欲推翻現代城市生活樣態，反而期待找出自身棲居城市之困境並追尋解方，使居民得以「就地」安居樂業、家園得以存續。由於認為生態浩劫、環境破壞、多元價值消失、失去糧食主權等威脅，已導致在地文化、社群面臨生存危機，故即便處於極端人工環境，仍尋求種植出自然地景（農作物），藉由貼近泥土、陽光等生存所需基本物質，尋找生命力。

「復興農業」敘事標示出以下願景：原先脫離自然之都市人回到土地，藉耕種、居住、走讀，重新感知自然，定義、想像人與自然關係，學習與土地、大氣、非人生物和諧共生的知識，生產出革新、承載世代差異、卻呈現全球共時性之環境倫理。實踐過程中，人類不只融入自然地景一部分，甚至透過食用生長於萬物之農作物，轉化、吸納自然作為人體養分，進入文中所提「身土不二」狀態。由此呈現人與非人世界親密無間、不可分割。此脈絡下，「本土」遠遠不只作為抽象政治語言，回應香港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之變遷與氛圍。事實上，更企圖回歸自然元素組成的物質世界，開展重視草根、手作、身體感之異質空間、另類生活模式實驗。

本研究對於推進現有知識之嘗試為，以香港民族誌為分析材料，與環境人類學、都市人類學、地景人類學、農業、糧食政治及飲食文化領域對話，並闡述這些視角看似獨立卻可能存在之關聯。本文分析香港案例外，亦徵引不同地理區域、文化傳統之論述、現象，藉由並置脈絡殊異「個案」，描述彼此間呈現出普同性、相似性、連結性。無可諱言，僅以本文援引之案例支撐此宣稱或許力道不足，然本文意欲開啟對話，展望未來研究進一步證明或推翻此論點。

參考書目

- 鄒崇銘、姚松炎 編 Chow, Sung-ming and Edward Chung-yim Yiu, ed.
 2015 香港在地農業讀本：追尋生態、適切、低投入、社區農業 [A Reader on Local Agriculture: The Pursuit of Ecological, Adaptive, Low Input Community]。香港：土地教育基金 [Hong Kong: L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 張展鴻、田穎儀 Cheung, Chin Hung Sidney and Wing Yee Mia Tin
 2023 涼茶在民間：香港涼茶的傳承與發展 [Herbal Tea as Communal Knowledg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Herbal Tea in Hong Kong]。民俗曲藝 [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219 : 117-143。
- Allerton, Catherine
 2009 Introduction: Spiritual Landscapes of Southeast Asia. *Anthropological Forum* 19(3): 235-251.
- Ashworth, Gregory John, and Brian Graham
 2005 Sense of Place, Sense of Time and Heritage. *In* Sense of Place: Sense of Time. Brian Graham and Gregory John Ashworth, eds. Pp. 3-12. Aldershot: Ashgate.
- Aijmer, Göran
 1980 Economic Man in Sha Tin: Vegetable Gardeners in a Hong Kong Valley. London: Curzon Press.
- Bai, Xue, Juan Wang, and Sungming Chow
 2015 Shifting Roles an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Hong Kong. *Research & Review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1): 1-10.
- Beck, Ulrich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 Bender, Bender
 2001 Introduction. *In* Contested Landscapes: Movement, Exile, and Place. Barbara Bender and Margot Winer, eds. Pp. 1-18. Oxford: Berg.
 2002 Landscape and Politics. *In* The Material Culture Reader. Victor Buchli, ed. Pp. 135-140. Oxford: Berg.
- Bhatti, Mark, and Andrew Church
 2001 Cultivating Natures: Homes and Gardens in Late Modernity. *Sociology* 35: 365-383.
- Blu, Karen I.
 1996 'Where Do You Stay At?' Home Place and Community Among the Lumbee.

In Senses of place. Steven Feld and Keith H. Basso, eds. Pp. 197-228. Santa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Campbell, Ben

2005 Changing Protection Policies and Ethnographies of Environmental Engagement. *Conservation and Society* 3(2): 280-322.

Chan, Selina Ching

2018 Tea Cafés and the Hong Kong Identity: Food Culture and Hybridity. *China Information* 33(3): 311-328.

Chan, Yuk Wah

2016 Food Localism and Resistance: A Revival of Agriculture and Cross-Border Relations in Hong Kong. *Asia Pacific Viewpoint* 57(3): 313-325.

Cheng, Sea-ling

1997 Back to the Future: Herbal Tea Shops in Hong Kong. *In Hong Kong: The Anthropology of a Chinese Metropolis*. Grant Evans and Siumi Maria Tam, eds. Pp. 51-73. Richmond: Curzon.

Cheng, Siu-Kei

2009 Adopting a New Lifestyle: Formation of a Local Organic Food Community in Hong Kong. M.Phil. thesis. Division of Humanities,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eung, Sidney C. H.

2003 Traditional Dwellings, Conservation, and Land Use: A Study of Three Villages in Sai Kung,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3: 1-14.

Chow, Sze Chung

2017 Hong Kong'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Lingnan University.

Chun, Allen John Uck Lun

2000 Unstructuring Chinese Society: The Fictions of Colonial Practice and the Changing Realities of Land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Amsterdam: Harwood Academic.

Cockrall-King, Jennifer

2012 Food and the City: Urban Agriculture and the New Food Revolution.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Cresswell, Tim

2004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Wiley-Blackwell.

Cunningham, Hilary and Stephen Bede Scrapper

2014 Futures: Lifeform, Livelihood, and Lifeway. *In A Companion to Urban Anthropology*. Donald Macon Nonini, ed. Pp. 486-494. Chichester,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Feuchtwang, Stephan

- 2004 *Making Place: State Projects, Globalisation and Local Responses in China*. London: UCL.

Foucault, Michel and Jay Miskowiec

- 1986 *Of Other Spaces*. *Diacritics* 16(1): 22-27.

Gould, Rebecca Kneale

- 2005 *At Home in Nature: Modern Homesteading and Spiritual Practice 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w, Peter

- 1995 *Land, People, and Paper in Western Amazonia*. In *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Perspectives on Place and Space*. Eric Hirsch and Michael O'Hanlon, eds. Pp. 43-6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Groth, Paul E. and Todd W. Bressi

- 1997 *Understanding Ordinary Landscap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astrup, Kirsten, ed.

- 2014 *Anthropology and Nature*. London: Routledge.

Hayes, James

- 2006 *The Great Difference: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and Its People, 1898-2004*.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Ho, Hao-Tzu

- 2018 *Growing Food in a Post-colonial Chinese Metropolis: Hong Kong's Down-to-Earth Civil Society*. In *Civil Society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Contributions to Democracy, Pea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inas Didvalis, ed. Pp. 51-65. Kaunas: Vytautas Magnus University.
- 2019a *Cosmopolitan Food Localism: Emergence of Global Local Food Movement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Durham University. Unpublished.
- 2019b *Cosmopolitan Locavorism: Global Expansion of Local-food Movement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Food, Culture & Society* 23(2): 137-154.

Huang, Shu-Mei

- 2018 *Urban Farming as a Transformative Planning Practice: The Contested New Territories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41(1): 1-16.

Ingold, Tim

- 1986 *The Appropriation of Nature: Essays on Human Ec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1992 *Culture and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n *Bush Base, Forest Farm: Cultur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lizabeth Croll and

- David Parkin, eds. Pp. 39-56. London: Routledge.
- 1993 The Temporality of the Landscape. *World Archaeology* 25(2): 152-174.
- 2000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London: Routledge.
- 2016 The Sustainability of Everything. Glasgow: The Centre for Human Ecology.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www.thenatureofcities.com/2016/11/14/tim-ingolds-sustainability-of-everything/>. Accessed August 15, 2020.
- 2018 Back to the Future with the Theory of Affordances.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8(1/2): 39-44.
- Kirksey, S. Eben and Stefan Helmreich
- 2010 The Emergence of Multispecies Ethnography. *Cultural Anthropology* 25(4): 545-576.
- Klein, Jakob A.
- 2014 Connecting with the Countryside? "Alternative" Food Movemen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Ethical Eating in the Postsocialist and Socialist World*. Yuson Jung, Jakob. A. Klein, and Melissa L. Caldwell, eds. Pp. 116-14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lein, Jakob A., Yuson Jung, and Melissa L. Caldwell
- 2014 Ethical Eating and (post)Socialist Alternatives. In *Ethical Eating in the Postsocialist and Socialist World*. Yuson Jung, Jakob. A. Klein, and Melissa L. Caldwell, eds. Pp. 1-2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ohn, Eduardo
- 2007 How Dogs Dream: Amazonian Natures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species Engagement. *American Ethnologist* 34(1): 3-24.
- Latour, Bruno
- 1993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au, Hoi Lung
- 2013 Evolution of Urban Agriculture in Hong Kong: Stepping towards Multifunctionality. M.Phil. thesis. Division of Geography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i, Chris, Annie Lai, and Caroline Yuen
- 2017 Hong Kong Retail Foods: Retail Food Sector Annual 2016.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gain.fas.usda.gov/Recent GAIN Publications/Retail Foods_Hong Kong_Hong Kong_1-6-2017.pdf](https://gain.fas.usda.gov/Recent%20GAIN%20Publications/Retail%20Foods_Hong%20Kong_Hong%20Kong_1-6-2017.pdf). Accessed October 7, 2017.
- Lien, Marianne E. and Aidan Davison
- 2010 Roots, Rupture and Remembrance: The Tasmanian Lives of Monterey Pine. *Journal of Material Culture* 15(2): 233-253.
- Lou, Loretta leng Tak

- 2017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Green Living in Hong Kong. *Anthropology Now* 9(1): 70-79.
- MacCormack, Carol P. and Marilyn Strathern
 1980 *Nature, Culture and Gen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cfarlane, Alan
 1987 *The Culture of Capitalism*. Oxford: Wiley-Blackwell.
- Megre, Vladimir
 2008 *Anastasia*. The Ringing Cedars Series. Book 1. US: Ringing Cedars Press.
- Norberg-Schulz, Christian
 1980 *Genius Loci: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 New York: Rizzoli.
- Olwig, Karen Fog and Eva Gulløv
 2003 *Children's Places: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 Paxson, Heather
 2012 *The Life of Cheese: Crafting Food and Value 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ryor, Mathew
 2016 *The Edible Roof: A Guide to Productive Rooftop Gardening*. Hong Kong: MCCM Creations.
- Raffles, Hugh
 2010 *Insectopedi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Relf, Edward
 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 Scott, Ian
 1982. Administering the New Towns of Hong Kong. *Asian Survey* 22: 659-675.
- Smit, Jac, Joe Nasr, and Ratta Annu
 2001 *Urban Agriculture: Food, Jobs and Sustainable Cities*. New York: The Urban Agriculture Netw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 Soini, Katrina, Hanne Vaarala, and Eija Pouta
 2012 Residents' Sense of Place and Landscape Perceptions at the Rural-Urban Interface.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04(1): 124-134.
- Strathern, Marilyn
 1980 No Nature, No Culture: The Hagen Case. In *Nature, Culture and Gender*. Carol P. MacCormack and Marilyn Strathern, eds. Pp. 174-22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rauch, Judith
 1984 Middle Peasants and Market Gardeners: The Social Context of the 'Vegetable Revolution' in a Small Agricultural Community in the New Territories. In *From Village to City: Studies in the Traditional Roots of*

- Hong Kong Society. David Faure, James Hayes and Alan Birch, eds. Pp. 191-205.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Thomas, Julian
- 2010 Comments on Part 1: Intersecting Landscapes. *In* *Contested Landscapes: Movement, Exile, and Place*. Barbara Bender and Margot Winer, eds. Pp. 181-188. Oxford: Berg.
- Tilley, Christopher
- 2002 Metaphor, Materiality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Material Culture Reader*. Victor Buchli, ed. Pp. 23-56. Oxford: Berg.
- 2004 The Materiality of Stone: Explorations in Landscape Phenomenology. Oxford: Berg.
- 2007 Materiality in Materials. *Archaeological Dialogues* 14(1): 16-20.
- Tsai, Yen-ling, Isabelle Carbonell, Joelle Chevrier, and Anna Tsing
- 2016 Golden Snail Opera: The More-than-Human Performance of Friendly Farming on Taiwan's Lanyang Pla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31(4): 520-544.
- Tsing, Anna Lowenhaupt
- 2005 *Friction: 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15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sing, Anna Lowenhaupt, ed.
- 2017 *Arts of Living on a Damaged Planet: Ghosts and Monsters of the Anthropocene*.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Tuan, Yi-fu
-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Turton, David
- 2005 The Meaning of Place in a World of Movement: Lessons from Long-term Field Research in Southern Ethiopia. *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18(3): 258-280.
- Vegetable Marketing Organization
- 2017 *A Guide to Hong Kong Leisure Farms*. Hong Kong: Vegetable Marketing Organization.
- Weller, Robert P.
- 2006 *Discovering Nature: Glob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ulture in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ller, Robert P.,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 1998 Culture, Gender and Community in Taiwan's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Asia. Arne Kalland and Gerard Persoon, eds. Pp. 83-109. Richmond: Curzon.

Williams, Raymond

- 1983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Fontana.

Wu, David Y. H.

- 2001 Chinese Café in Hong Kong. *In* Changing Chinese foodways in Asia. David Y. H. Wu and Chee-beng Tan eds. Pp. 71-80.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何浩慈

116011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2段64號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htho@nccu.edu.tw

Food-Centric Perceptions of Nature in Hong Kong:

Urban Anthropology in Conversation with Tim Ingold

Hao-tzu Ho

Graduat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ature has multiple meanings in different languages. In the context of this research, even among people who share relatively similar linguistic, ethnic,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s, there are discrepancies regard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concept. Despite diverse arguments about human-nature relations and the improbability of finding a universally accepted definition, this term underlies one of today's most mentioned topic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natu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their opinions, decisions, and actions.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re-examine the implications and connotations of *nature* in daily conversations, specifically in the context of food and agricultural activism.

This paper sits within the nexus of several seemingly divergent but relate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urban anthropology, space, place, landscape, agriculture, food politics, food culture, etc. Since ecosystems and landscapes are relocated from the backdrop of an ethnography to the foreground, the rural versus urban dualistic framework is also subject to challenge. One recent development aptly aligns with this paradigm. Farming activities have entered daily life in cities and have become a globally recognis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lement. In Hong Kong, the concepts of edible landscape and horticultural healing are increasingly known to people and becoming popular.

Applying Tim Ingold's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to my field data,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an urban setting shapes Hong Kong residents' experiences of *nature* and how such perceptions result in changes in individual behaviours and reflections on agri-food systems and the planning of urban space. In particular, this research speaks to Ingold's critique of *sustainability*. He indicates that this terminology is pervaded with nostalgia for pure and romanticised *nature*. In this sense, *nature*

has a primordial configuration free of human intervention;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to restore the planet to its original state.

At first glance, the agricultural activism in Hong Kong and its 'agriculturalism', as this paper conceptualises it, seem to fall into Ingold's depiction. However,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is 'agriculturalism' is not really about holding onto a primitive *nature* and opposing modern and urban ways of life. Instead, farming practitioners seek to establish a new form of living within a city rather than escaping it. They seek to carve out living space in an expensive city for the non-elite and the grass-roots. They initiated an experiment characterised by sustaining everyday necessities with one's own hands, growing food, cooking, and making or recycling furniture. They attempt to reconsider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more-than-human world by creating a setting where they can stay close to the land. In this way, they believe they can gain knowledge, skill, and sensory and bodily experiences so as not to depend on the consumption system, which, they believe, detaches consumers from producers and raw materials. In the proc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is further reshaped to adjust to local circumstances. According to Hong Kong farming practitioners, this form of life benefits human being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ecological cycle. Despite their having no geographical boundary or community membership, their farms or living spaces become a heterotopia. People in this area talk a lot about environmental ethics, which shows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However, at the global scale, these ethics resonate with the globally circulating agenda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present-day Hong Kong, where the post-1997 sovereignty and subjectivity struggles constantly monopolise stories about the place, the localisation of the food system may easily be simplified as making a distinction between 'us' and 'others' and as a resistance to dependence on imports. Howeve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hile the cross-border relationship is one of the concerns, the intimacy and entangle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our living environment—a state of 'non-duality of body and earth'—is the fundamental idea. This case of Hong Kong agriculturalism demonstrates an alternative representation of *sustainability* different from Ingold's critique. This vision for future urban life is not based on regarding *nature* as a moral and aesthetic rhetoric but on making it a pragmatic strategy for survival and putting it into practice.

Keywords: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urban anthropology, Tim Ingold, nature, Hong Kong
